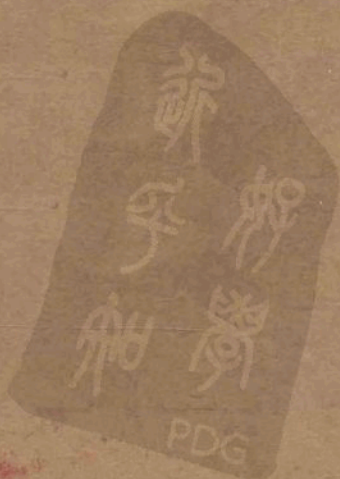


高太史鳧藻集

一



高太史鳧藻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
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達而萎
靡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
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

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
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
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
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
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

必追琢絺繪學為如是之言乎其所以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之弊制誥典冊之文一尚淳朴當時

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
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啓姑
蘇人自少警敏力學弱冠即以詩文
鳴於鄉郡張士誠據有淞右屢以禮
招之不就避地居吳淞江上以詩文

自娛樂洪武初以廷臣薦與脩元史
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命教授諸
王久之拜戶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驟
膺重任辭歸故鄉益肆力於詩文居
數載不幸以故人得罪沒于京師年

甫三十九其詩有正鳴集有婁江吟
藁有姑蘇襍詠皆已久傳于世四方
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
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內姪周
立得其手抄先生之文曰鳧藻集凡

五卷因取而讀之愛其意精而深辭
達而暢有溫純典則之風而不流於
疎略有謹嚴峻潔之度而不涉於險
僻談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
務飾而華彩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

著蓋由其理明氣昌不求其工而自
無不工也讀之不忍釋手自是其集
留予所者十有餘載今年春監察卿
史錢唐鄭公士昂過予公館中論及
先生之詩而公以未見其文為慊予

因出是編相示鄭公讀之既卷而歎
曰古人論文章謂一代不數人一人
不數篇先生沒已七十年是數篇者
幸而尚存豈易得哉是不可以無傳
乃屬司訓張素略加校正命長洲縣

丞邵所以公錢刻置郡學且徵予為
之序嗟乎方張士誠據浙右時士大
夫之欲苟且貴富者莫不從仕以就
陪臣之列先生獨脫然去之而以詩
文自娛樂此其浩然之氣所養為何

如哉觀於是集從可知矣序而傳之
使世之讀是集者非惟知先生於詩
文有兼至之長抑使知浩然之氣在
天地間不以貴賤壽夭而有所增損
也

正統九年六月望日

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

雙崖周忱序

高太史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官縻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水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元酒之味不閑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憚為文尚氣多辯難攻擊之

體讀之鹽、忘倦大抵以先嚴掩其兼美張士誠有
浙右時羣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
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焉陪臣饒介之丁仲容
輩以詩自豪及見啓為歎服啓尤好權畧論事聳人
聽故與饒如授左契之交者若王彞楊基杜寅張憲
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賁之徒胥不羈膽才爽邁有
文談辯華給憫然以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
明興以其臣薦偕謝徽等聞於

朝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父
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

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
彌槎軒又彌青丘子銳志亦不少衰矣居幾何忽從
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郭適江夏魏觀為郡老而好士
延見王彞輩啓嘗會于京尤禮遇之不得已亦廁為
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悵不樂遂塞連以沒年甫
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入曹劉李杜之壇奚
止此哉其詩類囊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生欲
為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歆美
必不泯焉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庶貽
不朽云

洪武乙卯二月隴西李志光書